



古 雉 寻 踪

林
河
著



湖南美术出版社
RETURN TO EGYPT AGAIN



古雉寻踪

林河
著



湖南美术出版社

古 雉 寻 踪

林河 著

湖南美术出版社出版·发行(长沙市人民中路 103 号)

责任编辑:左汉中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三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8.75 字数: 39 万 插页: 8

1997 年 12 月第 1 版 199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00 册

ISBN7-5356-0974-0 / J·898 定价: 32.00 元



作者简介

林河（本名李鸣高），毕业于中国鲁迅文学院。从事民族学、民俗学、考古学等文化人类学的田野考察已四十多年，他运用多学科的研究和大文化的视角来剖析中国历史文化之谜的文章，常有独到的见解，在中国大陆、港、台地区及日、美、英、法等国颇具影响。有“独辟蹊径、创见叠出”、“研究楚越文化的最大突破”、“奇人奇书”之誉。曾获北京《民间文学论坛》“银河奖”一等奖、上海《民间文艺季刊》“飞鹰奖”以及中国屈原学会、湖南省社会科学优秀作品奖等各种奖励。代表作有《九歌与沅湘民俗》（上海三联书店出版）、《雉史——中国雉文化概论》（台北东大书局出版）等。这本《古雉寻踪》则是他多年来从事田野考察的结晶。

林河先生曾任《楚风》杂志主编、湖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湖南省文联主席团成员等职，现为中国雉戏学会、中国民俗学会理事。

雉：另一个中国（代序）

林河

《圣经》中记载了人类远古时期的洪水故事，中国很多民族的古代传说里同样有洪水的故事。《圣经》中的人类始祖叫 NOAH（诺亚），中国传说中的人类始祖则叫 NOYA（雉亚）。这些巧合和相似意味着什么呢？

这仅仅是很多历史谜团中的一个，也是林河先生这本书极力要探明的问题之一。本世纪以来，有助于揭破这些谜底的人类文化学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在极大的程度上改写和重构人们的一个个历史观、文化观、哲学观乃至文学艺术观。但对于很多中国的知识分子来说，文化人类学的方法还相当陌生，以致他们在大谈弘扬传统或反叛传统的时候，在投入中、西文化比较等一类时髦话题的时候，甚至还没有听说过或者还不大认识这一个字：雉。

雉，音 nuó，或 nò，从隹，意为神鸟，后引伸为以鸟为图腾的民族及其原始宗教活动。中国广大农村至今还十分活跃的雉戏、雉祭等等，显示出这个字极强的生命力。林河先生研究“环太平洋的雉文化圈”，把他以前的楚、越文化研究纳入了

雒文化这个更大的结构中，为清理中国古代文化资源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进而就中国文明之源作出了新的解释。

除了少数学者认为中国文明源于西方之外，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中华文明发源于黄河流域，似乎已成了学界定论。北京周口店六十九万年以前的“北京人”，陕西一百万年以前的“蓝田人”，曾被理所当然地认为是中华民族的祖先。但七十年代以来一连串考古新发现大大拓展了人们的眼界，特别是长江流域金沙江畔元谋地区，发现了距今四百万年以前的直立人化石，继而又发现了距今八百万年以前的古猿人化石，使“黄河源头”说出现了根本性的动摇。林河先生从考古学取“死”证，从民俗学取“活”证，重新梳理和描述中华文明发展脉络。他把“龙文化”与“旱粮文化”连接，把“凤文化（雒文化）”与“水稻文化”连接，以丰富的材料，证明后者就是神农民族的原始宗教文化，从长江流域发轫，辐射全国，最后登堂入室，在商、周时代达到了权威的顶峰并且统一中国。在“龙”与“凤”的文化融合过程中，“凤”文化是更早熟也更重要的文化主体，只是到了周代制礼以后，神权旁落，“雒”才被驱逐到中华文明圣殿之外，成了文人雅士们不屑一顾的“乱力怪神”，被两千年来的宫廷正史遮蔽。

林河先生为侗族学者，多年来从事文学和民俗学研究，相对于一般专家来说，对南方各少数民族文化的深切了解是他得天独厚的所长。在他看来，周代以后的文化已经分为上、下两层。作为上层的儒家正统的礼制文化当然是重要的，但它的深度影响范围，毕竟只在占人口5%以下的士大夫之中；而作为下层的雒文化，在95%的口中一直流行不衰直至二十世纪，更能引起他的同情和关注。换一句话说，后者是他心目中的“民间中国”，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更重要和更真实的中

国。这将导致对有关中国文化的一系列结论的挑战：中国是雅驯的？是君臣有序的？是男女有防的？是重农轻商的？……凡此上层文化的特征，一旦到了宽阔的雒文化世界里，无不可以被迥然有别或截然相反的结论所替代。于是，中国到底是什么？不得不重新成为一个问题。

如果说，源于欧洲的文化人类学曾经或正在破除文化史上的“一元论”，那么林河先生的雒史研究至少也在中国的范围内显示出消解性和颠覆性的力量——一个是“黄河文化中心”，一个是“儒家文化中心”，这两点不再是无可怀疑。

我曾经随林河先生作过一些“田野”调查工作，在民族文化史方面尊他为师，从他那里学到了不少知识，度过了一些令人难忘的日日夜夜。当然，我并非这方面的专家，对他的学术成果可以说并无真正的评价资格，对他在今后研究中更多注意方法论清理和建树的希望和建议，也只是出于一个局外人的感觉，仅供他参考。同样是从这种感觉出发，我一直相信，林河先生的研究——尽管眼下还不是特别完善和周密的研究，是人们至今重视得远远不够的一笔宝贵财富，终将使我们对中国文化的认识别开新局，获得一种革命性的展拓和推进。

1997年3月20日

目 录

雒：另一个中国（代序）	韩少功	（ 1 ）
中华为什么叫“华”？		（ 1 ）
炎帝是哪里人？		（ 13 ）
黄帝是哪里人？		（ 53 ）
七千年前的一篇散文		（ 66 ）
马王堆汉墓飞衣帛画与楚辞及南方民族中的神话 ...		（ 69 ）
一幅消失了的原始神话图卷		（ 99 ）
马王堆汉墓的越文化特征		（ 114 ）
西汉风流女——软侯夫人辛追的“马酱”之谜		（ 134 ）
古雒七千年祭		（ 144 ）
雒文化与中华文明的起源		（ 177 ）
中、日两国的稻作文化与雒文化		（ 200 ）
《雒史——中国雒文化概论》一书自序		（ 222 ）
《雒史——中国雒文化概论》一书后记		（ 229 ）
峒山巫水深处的人神之恋		
——侗族雒戏《姜郎姜妹》浅析		（ 237 ）
楚辞与南方民族民歌		（ 248 ）
还屈原以本来面目——喜读《屈原与婵媛》		（ 273 ）
伟大的楚巫——屈原		（ 280 ）

国魂颂——论《九歌，国殇》的民族文化基因	(292)
沅湘间的求子风俗与《九歌·少司命》	(315)
南楚的太阳崇拜与《九歌·东君》	(325)
沅湘间的传花风俗与《九歌·礼魂》	(343)
《九歌》与南方民族雉文化的比较	(352)
《九歌》与沅湘巫舞	(378)
屈原与荆楚招魂风俗	(395)
城步苗族的太阳神崇拜	(403)
龙舟文化万年史	(415)
龙与龙舟	(440)
云贵高原孕育了中华民族最早的先民	(442)
葫芦文化发源于金沙江畔	(445)
葫芦神话——人类第一次绿色革命的历史记录	(449)
盘瓠神话访古记	(470)
古夜郎国的“竹王祭”	(487)
风靡岭南的“梅山文化”	(506)
诗情画意说侗俗	(518)
侗族民歌与《越人歌》的比较	(534)
《越人歌》中的民俗	(550)
附录	
奇人、奇书	(569)
雉文化——一个新的文化诠释观点的诞生	(571)
剖析中国巫雉文化的一本奇书	(575)
深受国际学术界注目的中国学者林河	(576)

中华为什么叫“华”？

中华为什么叫“华”？《春秋左氏传，左定十年传》：“夷不乱华”[疏]的解释是：“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又：《尚书注》：“冕服采章曰华，大国曰夏”。但是，这些解释都没有说到点子上。因为，形容“服章之美”的文字很多，我们的先人为什么一定要称中国为“中华”，而不可以称“中美”、“中丽”、“中采”、“中章”呢？

《春秋》是圣人之书，《左氏传》是经典之作，身为圣人之徒的儒生们，大都是不敢“叛经离道”的，于是，这一说法，虽然只是想当然的解释，全然没有任何科学考据，两千年来却一直被许多人视为是权威解释。

在人们尚处在“披树叶，裹兽皮”的原始社会，那有什么冕服采章？中国历史上也找不到以冕服采章作为民族自称的先例。历史上常提到的“有巢氏”以巢居树上为特征，“燧人氏”以钻木取火为特征，“瓠牺氏”以食用瓠瓜为特征，“神农炎帝”以始创农耕为特征，“轩辕黄帝”以会造大车为特征。几曾有以服饰华美为特征的古代民族呢？

“中华民族”即“华族”，因此，要回答“中华为什么叫华？”这个问题，似应到古代那些叫“华”的民族中去找，只有弄清“华族”为什么要叫“华”？才能够得到解答。

中国是有一个叫“华”的原始民族的，那就是“华胥氏”。但是，她离开我们太遥远了，在古籍中，只给我们留下了寥寥的几条记载，而且充满了寓言色彩，因此，历来的学者很少有把她当作研究的对象。

华胥氏为什么要自称为“华”呢？

在甲骨文中，只有“华”字而没有“花”字，“华”字画的一株长满了花果的花树。据《通训定声》云：“开花谓之华。”如《诗》：“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尔雅·释草》：“木谓之华，草谓之荣。”《礼记·郊特牲》：“天子树瓜华”（“华”指“瓜果”）。因此，在古人还没有创造出“花”字之前，“华”字可以泛指一切的花草瓜果。此外，“华”字还可以象征日月星辰与火的光芒，如“日华”、“月华”、“火光”等。因此，“华”字最早的含义应是对一切光彩夺目的东西的总称。

常言道：“民以食为天”，在人类的采集阶段，人类的手还不足以捕捉飞鸟，足还不足以追杀走兽，因此，人类的“衣食父母”主要是植物的花木瓜果。因此人类对花木瓜果的依赖必然会超过对其它食物的依赖。他们见到了如太阳光一般光彩夺目的花木瓜果，他们必然会发出“华！华！”的叫喊声，犹如今日我们表示惊喜时惊叫一声“哇！哇！”相类似招呼同类去采集，久而久之，“华”便自然而然地成了她们这个氏族的族称了。

据《帝王世纪》记载：“包牺氏母曰华胥”。《史记补三皇本纪》记载：“太皞庖牺氏，风姓，代燧人氏继天而王。母曰华胥，履大人迹于雷泽而生庖牺于成纪，蛇身人首，有圣德”。

又据古籍《绎史》卷三引《春秋命历序》记载：“伏牺燧人始名物虫鸟兽”。

继华胥氏之后，由于氏族的不断繁荣和分枝，大家都照旧称之为“华”，未免名称混淆，后世的伏牺氏便继续丰富的中国语言，自称为“瓠”（据闻一多先生考证：伏牺氏即瓠牺氏，是一个以葫芦为图腾的民族），以示与“华”有所区别，这是命名学上的一大进步。据《太平御览》引《遁甲开山图》说：“女娲氏歿，大庭氏王，次有柏皇氏、中央氏、栗陆氏、骊连氏、赫胥氏、尊卢氏……凡十五代，皆袭包牺（即伏牺）之号”，说得虽不一定都很正确，但却足够证明伏牺氏时代的语言的确已丰富起来，她的“子系统”各氏族都已知道在“包牺氏”这一“母系统”之下为自己的族群分别命名了。

理顺上面的说法：华胥氏应是燧人氏时代一个最有代表性的原始氏族，她是伏牺氏之母，连神农炎帝都是她的后代，在燧人氏时代的前期，人们是不知道给世间万物命名的。为世上的万事万物命名。是从“燧人氏时代”的“华胥氏时期”才开始的。她不但给氏族命名为“华”，建立了“华族”，而且还是创造中华语言的人文始祖，其功劳是一点也不亚于后世始创农耕的神农炎帝和统一中国文化的黄帝这两位人文始祖的。因此，“华胥氏”应是中华民族“人文始祖中的始祖”。我们不称“中华”为“中燧”、“中包”、“中炎”就是理所当然的了。

看来，中华之所以称“华”，是从华胥氏族而得名，应无可怀疑的了，但是，华胥氏是哪里人呢？由于中国史学界一直是“黄河中心论”，因此，众口一词，都说她是黄河边上的一个原始氏族，甘肃的华池，陕西的华山都是因华胥氏而得名。甘、陕两地曾出土过中国新石器时代中期偏早的彩陶文化，陶画图案又以花卉纹居多，更进一步证明了甘、陕地区的确是华胥氏

族早期的生活地区。

但是，华胥氏产生于黄河流域的说法，能不能经得住实践的检验呢？我们且用考古新发现来检验一下：——

考古新发现证明：以花卉纹为特征的陶器，最早并不出现于黄河流域，黄河流域最早的陶器，据目前所知，是甘肃省老官台文化出土的彩陶，距今为8000年至7000年左右^①，而长江流域的江西省万年县大源乡仙人洞和吊桶环遗址却已出现了距今一万年前的“草搓纹”陶器^②，湖南道县的玉蟾洞遗址，且出现了距今2.2万年至1.8万年的“编织纹”陶片^③。

最早的陶器上为什么要用草搓纹或编织纹来装饰呢？特别是人们还要不厌其烦地将“绳纹”或“编织纹”制成陶托，再用陶托将这些纹饰拍打到陶器上去呢？这个问题很少有人思考，若从原始思维来看问题，这些纹饰都出之于“华”，正是中华民族的先民以“华”（花草）来装饰他们的重大发明——陶器的见证，也应是原始宗教用“华”来赋予陶器以神秘力量的一种巫术行为。陶器上的这些“华纹”，应该视为最早的“华胥文化”。

到陶器制作的技艺进步以后，陶器上开始出现比较成形的花纹装饰。但最早出现有花纹图案的陶器，也并不出土于黄河流域，就目前所知，它仍出现于长江流域的中游一带，在距今9000年前的湖南彭头山文化^④中，已出现了“连珠式日华纹”（原名“圆形剔刺纹”）和“连珠式月华纹”（原名“半月形剔刺纹”）^⑤陶文。到了8000年前，河南贾湖遗址和陕西老官台遗址才出现了以“十字纹”为特征的太阳纹。而花卉纹也以“十字形花朵纹”为最多（即考古学家所命名的“柿蒂纹”），从此以后，以十字纹为主题的各种太阳花纹便陆续出现在距今7500年前的黔阳高庙遗址和7000年前的长沙南沱大塘遗址里；6900年前的浙江河姆渡遗址陶画中有栽培花的盆景，6000年

前的陕西仰韶文化的庙底沟类型，出土了以各种花卉纹为主题的彩陶；另一个6000年前的东北红山遗址，发现了由花盆簇拥着的大型祭坛等等。特别是明显的“太阳花纹”和抽象的“十字形太阳花朵纹”，从20000年前湖南玉蟾洞的编织纹到9000年前湖南彭头山文化的陶纹，再到8000年前河南贾湖遗址与陕西的老官台文化，从5000年前浙江良渚文化的玉纹，再到3000年后中原的商周青铜器纹，来龙去脉都是十分清楚的。

考古实践证明：“华胥文化”的历史应从一万八千年前的湖南玉蟾洞遗址算起，而不应从黄河流域八千年前的甘肃老官台文化或四千多年前的仰韶文化算起。

下面，再用中国民间保存的传统的敬花、爱花的风俗来检验一下：

就在中国的花纹陶器出现得最早的湖南沅湘之间，民间对花的深情和崇拜是异乎寻常的。人们认为：花就是人的灵魂。而“花魂”是由花林女神掌管着的。当妇女怀孕之后，人们就要去祈求“花林女神”赐予花魂，只有花魂进入了胎体之后，婴儿才会获得生命。如果生下了死胎，则认为是花林女神没有赐给花魂所致。因此民间的一系列风俗，都是环绕着“花魂”观念来进行的。没有孩子的夫妇，要到花树下去祈求生子，当孩子生下以后，做父母的一定要给小孩栽一株花树，作为小孩的生命树，还要经常为这株花树浇水除虫，如果小孩病了，便认为是他的花树病了，必须请巫师来为小孩的花树浇水除虫。在小儿满三、六、九岁的时候，都要请巫师来为小儿“度花树关”，认为只有度了花树关，小儿才会易养成人，免受其它关煞的侵犯。

在西南各民族地区，当小儿长大成人，便去参加“跳花”活动。花场中或立花树，或立花柱，或生篝火（火也是花），青

年男女绕花歌舞，花树由精明能干、吹着芦笙的青年后生看守，芦笙吹得好的男青年，他的花树上就会挂满了姑娘们赠送的花带、花包等礼物，爱情也会降临于他。

老人死了，则认为是花林女神把他的“花魂”召回花树林去了，必须做“安花魂”的法事，请巫师来唱《散花歌》，歌词有：“轻轻接过花枝来，花在园中四季开”，“今夜将花绕棺散，从此亡灵上天台”，“你散花，我收花，收到西天王母家，再等来年春三月，南风吹动又发芽”。全都是将花比人：人生如花开，人死如花散，来春花魂又变人。丧事中除了在人死后，家里人有一阵短暂的哭泣之外，整个丧事都充满了乐观气氛，全然没有封建文化那种守孝三年、“泣血尽哀”的悲哀做作。

无论何种喜庆，人们在仪式中必以两株花树在前开路，到了“插花节”，人们更要在屋内屋外到处插满花枝。其他重大节日，人们必以花树装点神坛，妇女们则手持花树“踏歌踩坛”。平日喝酒也要唱《盘花歌》，屈原《九歌·礼魂》所礼的魂，实际上就是花魂，所以歌中有“传芭（芭就是花草）兮代舞”的唱词。古代诗词中的特殊品种《竹枝词》，实际上就是“跳花树”的唱词，因为在湘鄂川黔一带，所谓的花树，就是挂满了丰收果实的竹枝。但这些风俗的密集区都在南方。

广东、广西普遍有祭祀“花王父母”的习惯，广州有“西王母祠”与“金华夫人庙”，《广东新语·花王父母条》记载：“越人祈子，必于花王父母，有祝词：白花男，红花女”，同书《西王母条》记载：“广州多有祠祀西王母，左右有夫人，两送子者，两催生者，两治痘者，凡六位”。《金华夫人条》记载：“祈子金华，多得白花，三年两朵，离离成果”。说明了两广地区同样有花魂崇拜。

在原始人的心目中，天上的太阳和月亮，地上的火光和花

木瓜果光彩夺目的东西，是可以统统称之为“华”的。因此，“华”字还含有“太阳崇拜”、“火崇拜”及对花木瓜果的崇拜等等众多内容的。所以，人们称火为“火花”，称“花树”为“太阳花树”，称祭神用的太阳神柱为“花柱”，由于原始人视太阳为天上的一只大鸟，因此，太阳神柱的柱顶，往往以立一只神鸟来表现，这种风俗，还存在于好些民族之中，如侗族“萨满祭”中的“鸟杆”，苗族椎牛祭中的“花柱”，土家族“摆手堂”前所立的“摆手柱”，满族“萨满祭”中的“索伦杆”等都是如此。

这种花树崇拜同样也存在于考古发现当中，湖南黔阳县高庙遗址（距今 7500 年左右）发现陶纹中有“花树和花柱图案”，湖南长沙南托乡大塘遗址（距今 7000 年）发现陶纹中有花树林与飞舞的神鸟，山东大汶口文化（距今约 6000 多年）和江浙的松泽文化（略晚于大汶口文化）发现陶画上有“太阳鸟花树”；商代的青铜爵（雀），爵上有两杆“雀形花柱”；江苏六合出土的周代青铜器“神殿”模型，屋顶上有“太阳鸟花柱”；唐代南昭国的“南昭铁柱”也是“太阳鸟花柱”，等等。这些考古发现，呈南密北疏状分布，说明了“华胥文化”主要是南方人的文化。

最后，再用《语言学》来检验一下：在上古音中，“华”字与“于”、“余”、“予”等字是同韵相通的，而“余”、“予”、“于”等字都是“我”的意思，因此，“华”，也就是“我”，我们自称为“余”、“于”、“予”，也就是自称为“华”、自认为我们是“华族”的意思。

大量的实践证明：中国“华胥文化”的起源地应在鸟语花香、风和日暖的江南。但是，随着华胥氏族的不断繁衍壮大，文化也向四处辐射，她确实在中国的南北都曾创造过光辉灿烂的“华胥文化”，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北方一些有江南小气候的甘

陕地方，甚致于“塞北江南”也出现有“华胥文化”的原因。

中华为什么叫“华”？真是有趣的问题，请大家来共同探讨吧！我想，你必定还会发现更多更新的问题来的。

注释：

- ① 参见《中国彩陶图谱》〈老官台文化〉一章。文物出版社1990年10月出版。
- ② 参见《中国文物报》1996年2月18日〈95年八五期间十大考古新发现分别揭晓〉一文。
- ③ 参见1996年4月3日《人民日报海外版》第8版〈湖南发现世界最早栽培稻〉一文。
- ④ 参见1996年4月22日《长沙晚报》载〈彭头山文化可前移500年〉一文。
- ⑤ 参见1990年8月号《文物》载〈湖南澧县彭头山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发掘简报〉一文第24面。